

慣例說你好二〇二三

守時守約，「樂活」第六年的「慣例說你好」如期而至。雖然新冠疫情尚未結束，但亦算實現了《慣例說你好二〇二二》中許下的新年願望，可以向疫情的最後一個寒冬正式揮手告別。

前幾天編輯部一如往年地評選着「年度中國十大新聞」，同事們在選出二十大的勝利召開、神舟十五號與十四號的太空會師、北京冬奧會的圓滿舉行等七八條新聞後不約而同地陷入了短暫的沉思，但這並不代表二〇二二是平凡的一年。相反地，二〇二二年因為那些在疫情前線無私奉獻的英雄和在疫情封控中掙扎求生的平民與在疫情折磨下悄然逝去的生命而更加難以被忘記，也從此不願再想起。

人們只是無暇顧及烏克蘭與俄羅斯火拼到了哪裏，亦無力緬懷一生優雅的伊麗莎白二世，更無心關注慘淡的股市和高企的通脹又給生活壓上了幾捆稻草。

十二月三十一日最後幾小時的社交媒體上的「告別文」，從以前的「再見，二〇一九」到現在的「滾吧！二〇二二」，僅僅幾個字符的差別，卻將人們恨不得拔腿逃出這一年的急不可待書寫得如此「濃墨重彩」。

好在，我們用三年走到了這一天，走到了疫控鬆綁，國門重開，生活逐漸復常的這一天。只要用免疫力打贏最後一場「戰疫」，勝利的光彩就會照在自己的身上。

電視中正播放着新年煙花綻放後記者對悉尼歌劇院門口人群的採訪，「請問對於剛過去的一年和已來到的二〇二三年有什麼想說？」「二〇二二，不差，肯定比二〇二一強，而且我相信二〇二三會更好的！」

二〇二三已至，請善待自己，冀不再荒唐，期好事發生。



維也納街頭追泡泡的孩童。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近來，感染新冠者甚多。朋友微信探問我的情況，回覆道：我已「陽過」了。我這次的「陽」，起於約莫兩周前。當時，隱約覺得有些不得勁，而周圍感染者已不少，心中暗叫不好，或許我也中招了。當天晚上，體溫上升，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拿出備好的抗原試劑測了一下，卻是「一道槓」。捱到第二天晚上，體溫繼續升高，鼻涕開始多起來，晨起再測，「一道槓」變成「兩道槓」，已是感染人群的一員了。後來，症狀逐漸減輕，「陽康」在望。

學習一項新技能，需要多少時間呢？我們曾經討論過「一萬小時學會一項技能」是一個誤會。根據美國作家考夫曼（Josh Kaufman）的說法，「一萬小時學習」是將一個有天分的人訓練成世界級高手的時間，而我們只需二十小時就能基本學會一項新技能。

在此，我想探討另一本關於學習新技能的書，書名是《微精通》，作者是羅伯特·特維格（Robert Twigger）。他的第一本著作《憤怒白道服》講述他在日本武術道場生活一年的故事，曾獲「毛姆文學獎」，

我從基層出生及成長，年輕時為工作拚搏，終於能夠置業安居。我是新市鎮將軍澳的「開荒牛」，三十多年前搬到區內的新建公屋，然後轉至居屋，及後再自置私人屋苑的居所，見證着社區的變化和進步。我記得當年我家獲悉可以編配公屋，我們可以選擇屯門區或將軍澳區。當時我家住在觀塘的舊式樓房，我爸媽以為將軍澳較接近觀塘，而且將軍澳落成的都是新型公屋，於是爸媽便決定搬進新社區。

居住環境是改善了，但作為「開

「陽康」、「陽過」，與金庸《射鵰英雄傳》中的楊康、楊過父子諧音，是這波疫情中新流行的網絡梗。除了楊氏父子之外，被「二次創造」的武俠人物還有「王重陽」和「陽頂天」，以及一輩子沒有等來「楊過」的郭芙。染疫本是令人恐懼而難過的事，互聯網娛樂精神的介入，卻使它在「梗化」的過程中，加入了些調侃，多了幾分「喜感」。武俠人物仗義入場，讓我們不再談疫色變，聊起這個話題，變得輕鬆隨意。還有人按照感染後的症狀特點，

而《微精通》一書，則以輕鬆的文字指導我們如何成為一個博學的人。

為什麼一個人會故步自封，不願意學習新技能呢？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害怕」，人們害怕跳出自己的舒適圈，害怕要再一次經歷「學習的初階段」。的確，幾乎每一次學習的初階段，都是困難而沉悶的。學習外語時，我們天天背生字、學文法；學習羽毛球時，我們不斷重複步法與揮拍的動作；學習繪畫時，我們重複素描大同小異的東西。

練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的道理，中外皆有。特維格也認同基本功的必

「將藍」的天空

荒牛」，當然要面對社區設施和交通配套不足的問題。當年將軍澳的人口尚不太多，幾條巴士路線已足夠居民連接市區，其後地鐵將軍澳線開通了，公共交通更加方便。另一方面，由於我經常要前往各區表演場地或學校工作，因此我亦擁有自己的汽車，有需要時便駕車外出。將軍澳隧道直達觀塘市區，不論前往九龍或港島區，駕駛者都同樣方便。然而，隨着將軍澳越多公屋和小區落成，將軍澳隧道的塞車情況越來越嚴重，差不多全天都在塞車，如非必要，近年我都

創造出「喜洋洋」「暖洋洋」「美羊羊」，以及所謂「幹飯株」「學習株」等新名詞，無形中也減輕了些許對疫情的恐慌。如果研究網絡語言對個體心理和社會心態的改變，這應是很典型的例子。

不過，疫情畢竟需科學嚴肅對待，娛樂調侃應保持合理限度，公共輿論場尤其如此。新冠病毒雖在多次變異中毒性已降低，但對人體的攻擊絕不可小覷。以我作為「陽過」之人的親身體會，除了貼上「陽」字那幾天的難受外，轉「陰」後身體完全恢

要，但他想問的是：學習的先後次序，可否變一變呢？

以學結他為例，基本的學習方法是從樂理與和弦結構學起。這些都是基本功，但這樣的學習也是沉悶的，加上學習初期造成手指頭的痛楚，便令不少人半途而廢。特維格的提議是，學習先從樂趣開始，目的是上手。因此，初學結他的你可以找一首自己喜歡的流行歌來學習。一些簡單的流行歌可以只有三四個和弦，當你掌握了這些和弦，可以自彈自唱時，你便會感到自己上手了。當你感到技能上手了，自然有學習下去的動力，

復、運動如常，還需較長時間的調養。如把病毒感染和疫情下的生活變成一場網絡狂歡，不但會讓人放鬆對病毒應有的警惕和防範，也可能干擾感染者對病毒的危害以及如何康復的科學認知。為此，搞笑歸搞笑，內心還是保持理性平和、審慎樂觀的態度吧。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之後一步一步下去，你便會主動去弄清楚樂理與和弦結構的基本功。

特維格指出，博學是一種喜歡學習新事物的心態。培養這一種對身心健康的心態之重點，在於掌握如何上手，但下一步呢？待續。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年來飽受塞車的痛苦，頓然一掃而空。

所謂「生於斯，長於斯」，能夠見證一個社區的變化和成長，乃是人生美事。跨灣大橋遠望一片藍天，岸邊都是新建住宅樓宇，居民安居樂業，新的一年充滿希望。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香江首播新年音樂會

轉眼踏進二〇二三年，首先祝各位讀者新年進步、身體健康、復常、眾樂樂。

今年元旦日，香港音樂有一個新的開始。每年在這一天全球轉播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香港樂迷首次從電視、電台欣賞直播演出。猶記得多年前在北京走訪中央樂團老樂師，有一年的元旦日，在中央電視台十五台「音樂」頻道首次看到直播，嘉賓之一是資深指揮家卞祖善先生。當時我半帶感慨地說：「能夠看到實況演出真好。」屋主漫不經心回了一句：「我們每年都這樣播，你們香港沒有嗎？」

確是難以想像，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歷年投入大量資源建設文化硬、軟件，竟然要到二〇二三年才迎來首次實況轉播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更為奇怪的是，這次歷史性電視、電台直播，事前大部分音樂、文化界朋友都不知情。筆者好奇，上周五逐一發短訊詢問，結果無論是樂團總監、理事會主席、總經理、音樂教授、藝術總編、樂隊首席、樂師等，除了一位文化版編輯回應「好像看到郵件宣傳」，其餘無一知悉。豈非怪哉？

對香港愛樂者來說，這次新年音樂會除了首次直播，最特別之處是在短短

兩個月時間，能夠一再觀賞維也納愛樂樂團和指揮摩斯特（Franz Welser-Möst）的演奏（見附圖）。此刻香港電台第四台正進行投票選舉去年本港十大樂聞，二十則候選樂聞之一正是該團十月來港演出「破疫之旅」。

還記得兩場演出，每場加奏兩首史特勞斯家族作品，都在新年音樂會再演。其中首場加奏的《誰在跳舞》波爾卡和次場的《水彩》圓舞曲更是新年音樂會揭幕和壓軸作品，我們有幸聽過他們在港的現場預演，而且是該團有史以來首次帶着口罩演出，留下已經送別的一刻。



樂問集 周光蓀

逢周一見報

大會堂的溫暖

陽光下的香港大會堂略顯落寞，那幾株面向天星碼頭的木葉榕，保持着六十幾年前眺望的模樣，幾隻早起的畫眉在枝間跳躍，小巧輕盈，靈動蹣跚。這是二〇二三年第一天的清晨，陽光在雲朵的間隙裏穿行，見慣了潮起潮落、雲卷雲舒的大會堂，也同樣經歷了前一夜倒數的瘋狂——只不過，那份喧嚷，在對岸，在尖東，大會堂像極了慈眉善目的老人，用默默的注視、遠遠的眺望，詮釋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我始終對大會堂有一份特別的情感。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來港聽音樂會，就發現了它別樣的美：同樣的樂團，同樣的指揮，同樣的水準，卻是不一樣的欣賞體驗。大會堂的音效設備顯然不夠頂級，比起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於千禧年後興建的音樂廳，無論怎樣改造，都很難在硬件上有「質」的飛躍。但是，在這裏欣賞演出，是溫暖的，入場時的井然有序，整體服務的人性化水準，觀眾的質素

和欣賞水平，都讓大會堂成了親近藝術的好去處。我樂意相信，這是城市文明的地標和重要組成。

後來的很多年，我對大會堂做了越來越深入的研究。我愈發相信：一座建築，如果沒有人的際遇和時代變局的交織，再漂亮也不過是鋼筋水泥的物質硬件而已。大會堂的溫暖，正在於它在現代主義建築美學的背後，凝聚了香港發展的城市文明。一九六二年落成的大會堂，與怡和大廈、文華東方酒店等一併，標誌着香港向國際現代化都會的蛻變。更為重要的是，它代表着香港人生活方式的豐富，在工業文明昌明的同時，一座城市對文化有了更高的追求。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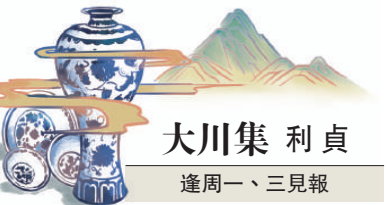
《鼓一張》

在天津有一種民間流行的木版年畫「楊柳青」。每年臘月，很多天津人都把自家製作的楊柳青拿到街上去賣。神奇的是，無論每年有多少新作，總有一款全城追捧，這在天津方言中叫做「鼓出來」。

有一位叫做白小寶的，他祖上幾代都做楊柳青。到了他這一代，每年把祖上流傳下來的幾塊老版拿出來，照着舊日的法子刷上顏色印出來，賣出去的錢就足夠他吃穿了。有一天，他喝酒時被朋友擠兌「吃祖宗飯是鼓不出來的」，他惱羞成怒，借着酒意回家就把祖上傳下的老版給砍傷了。次日酒醒之後，白小寶發現自己闖禍了——原本年畫上的娃娃腦袋兩邊各扎一個小辮子，辮子上各有一朵牡丹花，但昨天他一刀下去，砍沒了一朵。雖然懊悔不已，但年畫上市已迫在眉睫，白小寶也只能硬着頭皮用破損了的老版繼續印刷。沒想到，在大家眼中，年畫上的胖娃娃雖然少

了一邊的牡丹花，但形象更加活靈活現了。於是，那年「錯版《蓮年有魚》」就在這誤打誤撞之下「鼓出來」了。大賺了一筆的白小寶，第二年還指望着繼續「鼓出來」，但真正「鼓起來」的卻是另外一家不起眼的小店的作品了。正應了那句天津的古話：「年畫一年鼓一張，不知落到哪一方」。

以上的故事叫《鼓一張》，收錄在馮驥才的中短篇小說集《洋相》之中。《洋相》是馮先生筆下的天津眾生相，市井百態盡在其中，每篇都如同《鼓一張》一樣，乾脆利落卻餘韻綿長，閱讀感受頗為特別，如同聽一位伶牙俐齒的天津人聊天，讓人心神暢快。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